



肖
彭
著

团支部 书记

青年强，国家强！
一部通往千万青年创业之路的力作

每一个时代，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组织中，
都有这样一群人，他们具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，
把国家的富强、民族的复兴和人民大众的幸福看得至高无上。
为了实现理想，他们会发愤图强，会坚持不渝，
会前仆后继，会赴汤蹈火，
甚至随时献出宝贵的生命……

中国图书出版社
CHINA FACTORIAL PUBLISHING HOUSE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团支部书记 / 肖彭著. —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9.12

2009.12

ISBN 978-7-80250-602-8

I. 团… II. 肖… III. 团支部—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(2009)第238881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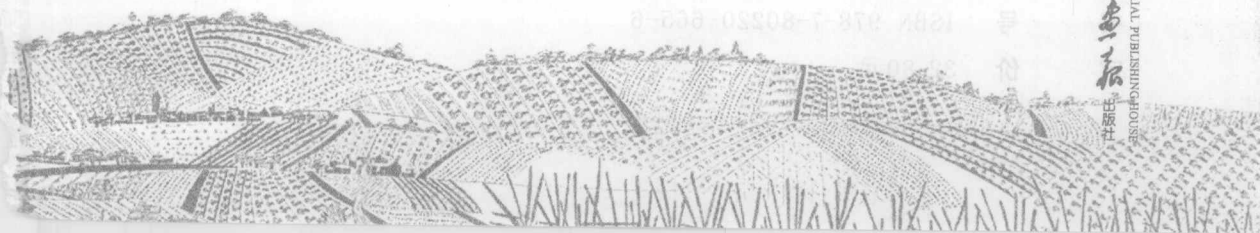


团支部书记

肖彭 / 著

(真)

CHINA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团支部书记/肖彭著. —北京: 中国画报出版社,

2009.12

ISBN 978-7-80220-665-6

I. 团… II. 肖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
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228881号

书 名 团支部书记

出 版 人 田辉

作 者 肖彭

责任编辑 齐丽华

出版发行 中国画报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33号 邮政编码 100048

电 话 (010) 88417359 (总编室兼传真)

(010) 68469781 (发行部) (010) 88417417 (发行部传真)

网 址 <http://www.zghbcbs.com>

电子信箱 cpph1985@126.com

印 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监 印 敖晔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开 本 70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 22.25

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80220-665-6

定 价 32.80元

主要人物表

- 常菁菁,女,回乡创业青年,九龙沟村团支部书记、旅游开发公司董事长
欢 庆,男,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律师,常菁菁的男朋友
沈 耀,男,东洲房地产公司董事长,九龙沟旅游开发公司股东
李小芬,女,回乡创业青年,九龙沟村团员,旅游开发公司部门经理
冯俊才,男,李小芬的男朋友,九龙沟旅游开发公司部门经理
瑶 瑶,女,九龙沟村团支部副书记,旅游开发公司成员
赵明明,男,九龙沟村青年,旅游开发公司部门经理
东 东,女,九龙沟村团员,旅游开发公司部门经理
马 鸣,男,九龙沟村青年,旅游开发公司成员
马 凯,男,九龙沟村青年,旅游开发公司成员
苹 苹,女,九龙沟青年,赵明明之妻,旅游开发公司部门经理
康爷爷,男,九龙沟村党支部书记
康奶奶,女,康爷爷之妻,九龙沟村民
二 月,女,康爷爷的外孙女,旅游开发公司成员
蕾 蕾,女,回乡创业青年,旅游开发公司成员
杨 柳,女,北京某旅游公司董事长
马 坡,男,九龙沟村民委员会主任

主要人物

- 黄 涛,男,镇党委书记
- 常 乐,男,常菁菁之父,九龙沟村民
- 刘县长,男,县长
- 韩 春,女,常务副县长,原团县委书记
- 孙 同,男,团县委书记
- 马联合,男,马坡的侄子,九龙沟村联防队长
- 李小良,男,李小芬的二哥,九龙沟村联防队员
- 孙石头,男,东东的父亲,九龙沟村民
- “工农兵”,女,苹苹的妈妈,九龙沟村民
- 牛副所长,男,派出所副所长
- 孙志,男,北京业余摄影家,欢庆的好友
- 雪花,女,九龙沟村民,马坡的媳妇
- 雪莲,女,九龙沟村民,雪花的妹妹
- 常菁菁的妈妈
- 马联合的媳妇
- 欢庆的爸爸
- 欢庆的妈妈

常菁菁刚登上开往北京的列车，手机突然响了。她打开手机，里边响起李小芬急切的叫声：“菁菁，咱家出大事了，你快别走了……”

常菁菁以为李小芬又在搞恶作剧。刚分手不到半小时，能出什么大事？再说还有10分钟就要开车了。她笑着冲李小芬说：“还有你李小芬摆不平的事啊？”

“噢……你以为我骗你啊？赵明明和东东跳楼了！”李小芬的声音充满焦急和惊慌。

常菁菁大吃一惊，一下子从铺上跳起来，把正在往行李架上放行李的旅客撞了个趔趄。她向那人说了句“对不起”，接着又嗔怪李小芬：“这样的玩笑你也敢开？不怕烂舌头？！”

李小芬说的赵明明和东东，和常菁菁与李小芬同村，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。赵明明长常菁菁两岁，过去在深圳打工，前年和她的同班同学苹苹结婚，苹苹去年生了个女孩后，他辞职回了家。东东则和她与李小芬一样，这几年一直在北京打工，今年她爸爸孙石头开了个“农家乐”饭店，让她回家帮忙。常菁菁国庆节假日在家时，还和赵明明、东东及一帮青年在东东家的饭店一起聚过。赵明明和东东怎么可能突然跳楼呢？再说，老家也没有楼，他们从哪儿跳？所以，李小芬的话既让她吃惊，又让她怀疑。她问李小芬：“他们在哪

里跳楼？”

李小芬气喘吁吁地说：“在省城的东洲大厦！我正在往现场赶。这回我真没骗你。我天，没想到赵明明和东东做出这样惊天动地的壮举，英雄啊！”

常菁菁听出李小芬不像是开玩笑。她丝毫没有犹豫，转身跳下火车，把正准备关车门的列车员又撞了个趔趄。女列车员忍不住爆出一句粗口：“嘛呢？找男人练呀？”常菁菁没理她，一路小跑直奔出站口。她一边跑一边同李小芬通话。

李小芬说是东东给她打的电话：“东东的腔调都变了，就像，就像……鸭子叫，不对不对，像驴叫，也不对。反正不像人叫。我敢说就是她亲爹死了她也不会哭成那样。我说谁让你傻，赵明明说跳楼老板就给钱你就信啊？跳楼给了钱你也花不着了。操，要是换我才不那样傻呢。”

“东洲大厦是不是想在咱村投资的那家公司？”常菁菁有些疑惑，问道。

李小芬说：“好像是那个东洲公司。你快点过来吧。我已经到东洲大厦了。”

常菁菁一边催促出租汽车司机开快点，一边快速回忆着在家时的所见所闻，想找到一点与赵明明、东东跳楼有关的线索。

目录

小引 / 11

“喂……你以为我骗你啊？赵明明和东东跳楼了！”李小芬的声音充满焦急和惊慌。

第一章 / 01

她想，与康爷爷以至她爸爸两代人相比，她对生养了自己的这片土地的感情没有那么深厚，更没有他们那种改天换地的激情。与康爷爷分手后，她一下子心思沉重起来，低着头在前边走，欢庆和孙志跟在她后边也默不作声。

第二章 / 17

常菁菁的心怦然一动。自己当老板，这是她和许许多多远离家乡在外务工的青年人的梦想。只是机遇并不那么容易碰上。现在，机遇突如其来地降临自己面前，她一时不知如何应对。

第三章 / 31

她怕杨柳误解她。其实，她刚才给杨柳说的是实话。她的的确确反复考虑了沈耀的建议，一夜都没有睡好。听了杨柳的话，她突然为自己的动摇感动懊悔，觉得太对不起杨柳，一时沉默了。

第四章 / 45

欢庆这几句冷嘲热讽的话和他很不友好的表现，让常菁菁有些生气，有些失望，同时也让她觉得没有面子。她强压着心中的火，强忍着眼里的泪，扶着李小芬往电梯里走。

第五章 / 57

常菁菁的手机来了短信。她看了一眼，是欢庆发来的。短信上说：“菁菁，我不想解释什么，也不想再阻拦你，但是，我也不祝贺你。我个人建议，你还是多想想……”

第六章 / 69

她妈妈说：“听听人家左邻右舍怎么说你吧，我就没听有几个说你好的。现在不是50年前你爹你娘年轻那个时代了。哪还有人放着舒心的日子不过，去受苦的？所以，说你不是神经出了毛病就是在北京犯了事……”

第七章 / 83

马坡看人看事，总是留有余地。他需要沈耀投资，所以才愿意在沈耀面前低头。不就是低个头吗？我也不是向你姓沈的低头，是向钱低头。向钱低头不算下作。

第八章 / 97

常菁菁看出有几份材料是欢庆让姚渺渺做的。她没有挑破。每次想到欢庆和姚渺渺，她的心就被刺痛一下，那种痛她深深地藏着，不想让任何人看见，当然也包括欢庆。

第九章 / 111

常菁菁她们赶到时，李小芬、马鸣等人正在院门口站着，马联合和李小良带的人看样子想冲进去，与李小芬、马鸣等人虎视眈眈地对视着。两边的人手里都有家伙。

她作为村团支部书记，一直通过互联网与村里在外务工和在家的团员青年联系。外出务工的谁在哪个城市，做什么工作，学会了什么样的技术，收入如何，生活过得怎么样，甚至于谈恋爱结婚，她都了如指掌。

马联合见马鸣当众揭马坡的短，恼羞成怒，吆喝李小良等人把马鸣捆起来：“马鸣敢打村干部，你们怎么还不上？想开煤窑的给我上！”李小良见马鸣手中拿着军刺，上前几步又后退了。

她们虽然在城市里没有户口，属性仍然是农民，被称为农民工或农民工二代，不同的是，她们有和城市青年相同的观念，相同的意识，有超越城市与农村的理想，有对自己权利和价值的理性认知。

她的心里江河奔流般难以平静。她抱着一腔热情回乡，坚信和伙伴们可以做出一番事业。可是，这些天的经历却让她感到自己像在洪水里挣扎的弱小动物，拼了命地想游向原本就看不见的岸，却随时面临灭顶之灾。

赵明明激动地上前握常菁菁的手。常菁菁问：“你干嘛呢？好像激动万分！”赵明明说：“我就是激动。这事如果成了，你可是为咱村老百姓找了条致富的路子。”

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，许多道理都是明白的，但许多事都是模糊的，明白道理的人不一定做得了明白的事，做了明白事的又不一定都是明白人。在感情上尤其如此。

从旅游开发公司成立到现在,大伙基本上是团结一心,即使有些意见分歧,有些磕磕碰碰,但是还没有出现过矛盾和纠纷。马鸣这一举动,让她一阵不安:难道内部出了什么问题?

好消息来得太突然,让常菁菁兴奋不已,所有的痛苦、委屈、不平瞬间烟消云散。她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,转身走进卫生间里,任凭泪水尽情地流了一会儿。

她迫不及待地打开巧克力,拿出一块放进嘴里。她深深吸了一口清凉甘甜的空气,面朝北京的方向望去。在这热闹欢乐的除夕之夜,她突然感觉到一种无法排解的孤独。

刘县长一只手搂着女服务员的腰,另一只手伸到了女服务员的胸前乱摸起来。他以为自己故意侧转身子,挡住了别人的视线,岂不知他的个子比女服务员矮了半截,那只不老实的手更加暴露无遗……

她清楚,如果村民这样成群结队而且又是气势汹汹地闹到镇政府,影响镇政府机关的正常工作不说,还会损害九龙沟的形象,对九龙沟今后的发展不利。

最热闹的地方是养殖大棚区里。装进笼子的鸭子,好像知道要告别九龙沟,一起嘎嘎嘎嘎地叫着。六万只鸭子的叫声,响彻整个九龙沟。九龙沟人倾村而出,仿佛给亲人送别。

第二十二章 / 279

“我觉得精神方面连温饱也达不到。一些人知识水平不高，科学技术不懂，在城市打工和生活被边缘化，在自己的家乡又缺乏必要的施展自己的舞台，往前看，是看不到头的迷茫……”

第二十三章 / 291

农村的事情就是这样，开会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说理的场合，有理没理你到了场，说明你有诚意，你给大家面子。反之你就首先丢了印象分、情感分。

第二十四章 / 305

听到爆炸的声响，常菁菁从梦中惊醒。地震了！她穿着睡衣跑到爸爸妈妈的屋子里，赶忙去拉爸爸，想把他背出屋。爸爸没动。他仔细听了听，十分肯定地说：“不是地震，是放炮！”

第二十五章 / 321

她想，如果不是自己的坚持，这辈子也不会亲身体验到被别人拥护和支持的感觉，更不会有机会融入到这种热烈而真挚的氛围当中来。这些都是人生的精神财富，是金钱买不到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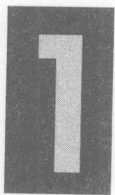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六章 / 331

三个年轻人对着鲜红的党旗举起自己的右手时，不少老党员眼睛湿润了。康爷爷领着他们宣誓时，声音止不住地颤抖。常菁菁这一刻也心潮澎湃，泪水在眼睛里打转。



第一章

她想，与康爷爷和她爸爸两代人相比，她对生养了自己的这片土地的感情没有那么深厚，更没有他们那种改天换地的激情。与康爷爷分手后，她一下子心思沉重起来，低着头在前边走，欢庆和孙志跟在她后边也默不作声。



常菁菁是国庆节假日回的家乡九龙沟，与她同行的是她的男朋友欢庆，和欢庆的朋友孙志。她和欢庆恋爱快一年了。最近，他几次向她提出想娶她，她也答应考虑。这次，她让欢庆和自己一起回老家，就是想让爸爸妈妈见见他，听听爸爸妈妈的意见。孙志是一个专业摄影师，又是几家旅行杂志的自由撰稿人。按他的成就，早就应该叫摄影家，但他坚称自己只是个照相的。他经常听常菁菁夸家乡九龙沟风景好，早就嚷嚷着要到九龙沟看看，一听欢庆要和常菁菁同行，死乞白赖地跟着上了火车。一路上，孙志跟他俩说新疆，说西藏，说内蒙，说非洲，把他俩说得两眼放光。

深秋的九龙沟一派金碧辉煌。各种树木的叶子开始变黄变红，在阳光的映照下，五光十色，光彩夺目。一些知名和不知名的红的、黄的、白的、紫的花儿从密密麻麻的树丛中纷纷露出脸儿，热情而又丰富的笑容招引着一群群蝴蝶与之亲近。从沟里流出的溪水也脚步轻松，欢快流畅。尤其是百鸟齐鸣时，满山遍野一阵阵悦耳动听的回声，让整个山都显得更加生机盎然。孙志一进九龙沟就惊喜地叫了起来：“我靠，一个令人神往的地方啊！山好水好，不出美女就出领导。”他一会儿攀上高坡，一会儿跳到崖下，手里的相机不停地拍摄。到了三华庄，他的眼睛乐得一个劲儿眨巴。

三华庄的老房子是明朝初年的建筑。一块块大小不均、棱角不同的石头，被恰到好处地镶嵌成墙，整个墙壁如同一幅水彩画。墙壁的石头上，还有一组组清晰可见的画面，大多是一群或几只鸭子，也有小猫小狗小鸡和猪牛羊一类……孙志说他见过宁夏贺兰山岩画，让人心灵震撼，没想到三华庄也有同样动人心魂的壁画。他说：“这些壁画，记录了三华庄一代代人的生活习俗，十分珍贵。如果宣传出去，肯定会是个旅游热点。”

华爷爷正巧在家。他热情地向孙志和欢庆讲了他从老人那里听到的关于三华庄的历史。三华庄过去荒无人烟。明朝初年，一家姓华的逃难来到这里落了户，发现山间有水，就

以养鸭子为生。还没等这个庄子有名字，老爷子就去世了。他的三个儿子不久都成家立业，当地人称其为三华庄。经过一代代人的繁衍生息，传宗接代，现在已经有几十户人家。村里几乎所有人家都有后院，后院里有一个方方正正的小水塘，是养鸭子用的。说话间，一位头发和胡子都白了的老人从屋里出来，肩上扛着根扁担，扁担上拴着绳子，一看就是要出门做活的。华爷爷说那老人是他的父亲，已经103岁了。欢庆惊讶地连说了几遍：“风水宝地，养人。”接着跑上前，拉着老人照了几张相。

离开三华庄，孙志一眼就看见不远处山坡上一片浓郁的绿荫，忍不住高喊起来：“那有一片祥云！怪不得你常菁菁的家乡这么美，原来有祥云罩着。”常菁菁说：“那就是我常说的九龙松！”孙志甩开欢庆和常菁菁，兴致勃勃地跑了过去，到跟前一看，九龙松还有一道墙围着。门前的几个妇女拦住他，带头的妇女嚷嚷着：“要照相，20元；要进院，20元；要摸摸九龙松，20元！”孙志嬉皮笑脸地说：“你们是穷疯了吧？把这棵神树也围起来。”那个妇女弯腰拣起一块石，口里骂着：“哪儿钻出的流氓？信不信我砸碎你的狗头！”孙志没恼，嘻嘻哈哈地说：“我狗头我狗头。我和你站一起，你说我是狗那你是什么？”

常菁菁和欢庆赶到后，她认出带头的妇女是马联合的媳妇，就对她说：“嫂子，这是我北京来的朋友！他们想看看九龙松。”马联合的媳妇白了常菁菁一眼：“北京来的怎么样？联合国来的也要买门票，照相要交钱摸树也得交钱。”她又不怀好意地对周围几个妇女说：“看看，带一个男人不够，还带了两个来。骗能！不就是长得好看点吗？”一个妇女接上说：“光自己享福，老爸躺家也不管。不想想自己漂亮的脸蛋和身子谁给的。”

坐在院门口小房子里售票的年轻女人走出来，热情地拉着常菁菁的手，带着几分歉意说：“菁菁，你别理她们，我带你们进去看看！”

常菁菁认出她是马坡的小姨子雪莲。马联合的媳妇见雪莲出了面，不敢吱声了。常菁菁气得脸色发青，胸脯也不停地起伏，身子也有点抖。她对雪莲说了句“谢谢”，然后拧着头，转过身，不愿再进院子。欢庆知道常菁菁倔，就让孙志跟雪莲进去照相，自己陪着常菁菁在门外等候。常菁菁心里非常难过，一是自己在朋友面前丢了面子，一是乡亲把她视作了不孝之女。欢庆却毫不在意地说：“很多景点这样。你们家乡旅游不规范，你别往心里去！”说完，悄悄地拉住了她的手。

孙志照完相出来，连连称赞九龙松说：“神树！神树！我的天呢，就是花二百元门票看也值！”

路越来越难行。他们大汗淋漓地刚进入一片果园，就听见了争吵声。

“今年我们这些家的水果，家家得少收入上千块，你说找谁赔？”常菁菁听出是赵明明媳妇苹苹的声音。“你家明明不是到县城上访过了吗？有本事就再多拉上几个人上省城闹，让姓沈的害怕。最好是堵省政府大门。”常菁菁听着声音很熟悉，却一时想不起是

谁。

“马联合你还是人吗？你站着说话不腰痛。要闹你叔咋不去，你咋不去？你叔和你要是带头，就是刀山火海我也跟你们去。”常菁菁这回听清楚了，是苹苹在和马联合吵架。接着就听见马联合粗暴地说：“当初要搞开发，也是你们同意的。你男人从广东打工的厂子回来砍了树……”苹苹：“那还不是被你们骗了。”“你再这样说，我把你嘴给撕破！”马联合咆哮着说，声音传出很远：“你这是污蔑村委会领导。告诉你，马主任说了，那些阻碍九龙沟经济发展的人，要喝药不夺瓶，要上吊不夺绳，要跳河不拦路，要自焚不灭火，你自己看着用哪种方式好就干吧。”

欢庆低声说了句：“法盲！”

常菁菁脸上一阵发烧。她不想让欢庆和孙志看自己乡亲的笑话，就和他俩折回头往村里走去。刚进村，孙志惊叫一声：“我的个亲娘来，山沟里咋也有这家伙！”常菁菁一看，马坡披着灰色西装，一手拿着泡着浓茶的保温瓶，另一只手牵着一只身材酷似牛犊的动物，趾高气扬地站在路边的银杏树下，远远地朝常菁菁喊：“是我大侄女吧？老远我就看见你们仨了。我正琢磨从哪来的游客呢，没想到是我大侄女！”

常菁菁叫了一句：“马主任！”马坡立即认真地纠正：“喊叔！”他见常菁菁脸色不好，问道：“怎么了菁菁，和谁生气啦？”常菁菁愤愤不平地说：“我打小就在九龙松树下玩，现在却连边也沾不上了！”马坡一愣，继而笑了：“大侄女，你别生气。这九龙松被人承包了，人家收门票也正常。市场经济嘛！不过，他们要是拦你，叔整治他们！”

常菁菁向欢庆和孙志介绍了马坡。马坡一边和两人握手一边寒暄：“哎呀呀，这两个一表人才的北京人，哪个是我的侄女婿呀？”孙志把身子一挺：“我是！”马坡眯缝着眼睛，把孙志从头到脚地打量了一会儿，摇摇头：“不像！”孙志笑着把欢庆推出来：“主任好眼力，这个才是真的，大律师。”马坡又打量着欢庆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这个靠谱，怎么称呼来着？瞧我这记性！”

“徐欢庆，双人徐，又欠欢，广大庆。”欢庆故作认真地说。

“咱九龙沟的水好，养人，不然怎么养出我菁菁侄女这么水灵的姑娘。”马坡说。他手中的绳子忽紧忽松，那只牛犊似的动物也忽儿走在前边忽儿走在后边，不时凶相毕露地看着常菁菁、欢庆和孙志。欢庆吓得缩在常菁菁的身后。常菁菁也很紧张。她看那动物有点儿像狮子，又有点儿像老虎，在什么地方见过，又想不起来。再看它的两只眼睛，像自己小时候打过的灯笼。她不由地笑了。那动物看见她笑，目光竟然也变得温和了。

常菁菁说：“叔，我进了村还没回家呢。我得回家看看我爸我妈，还得等一个北京老板。”马坡听了，两眼露出惊喜，看了看常菁菁，说：“叔听说你在北京发展得不错。你可得多给咱村介绍几个老板。你要给咱村招商引资来了，叔给你奖励，帮你们家盖座小楼。”

与马坡分手后，欢庆擦了一下脸上的冷汗。孙志却感慨万端地说：“这种藏獒是富人养的，一只少说几十万。菁菁，你们这山沟里还有这么有钱的人。”

就在这时，从果园里修整果树，背着一捆树枝回家的康爷爷过来了。康爷爷是村里的党支书，常菁菁从小就敬重的长辈。当她看到康爷爷第一眼时，不禁愣住了，老人家苍老得几乎让她认不出来。他满头蓬乱的银发，脸上布满皱纹，目光显得有些呆滞，举动也显得有些笨拙。康奶奶迈着沉重的脚步跟在后边。她见了常菁菁亲热得不得了，拉着她的手半天也没放。一边听她介绍一边打量着欢庆，连连点着头：“菁菁真有眼睛架，看看这小伙子长得多精明！”

“康爷爷，我常听菁菁夸您，早想来看看您老人家。”欢庆说着，连抢带夺把康爷爷肩上的树枝捆拿到了自己肩上，又说：“您老人家年岁大了，虽说身子骨还很硬朗，但毕竟不是年轻的时候了，要多注意休息啊！”

几个人边走边谈。康爷爷问常菁菁见到她爸爸妈妈了吗？见她摇头，他叹了口气，说：“你爸爸年轻时那身子骨壮得像头牛犊子。咱村学大寨修水渠那几年，他年年是模范，受表扬。省里的领导还给他戴过大红花。”

康奶奶火了：“有什么用？那时候只顾不要命地干，不藏力不偷懒。到现在真不能动了，有谁管呢？你康爷爷去年查出肝病，住院要花两万多，乡里老书记找了现任姓黄的书记好几次才给解决两千元。要不是你爸爸挨家挨户动员父老乡亲捐钱，把老头子送医院治疗，这回你就见不到你康爷爷了！”

常菁菁想起去年她爸爸着急上火地向她要过五千元钱，说是修房子用，但后来没修房子。现在看来是给康爷爷治病用的。

康奶奶越说怨气越大：“去年支部改选时，你爷爷要退下来。乡里不同意，那个姓黄的书记要你爷爷讲觉悟、讲奉献。我当时气不过，当面顶撞他说，你们最好也讲点人性。一个月的补助金不够称几斤肉，还拖三拉四地，又没有保险。哪天他要是累倒下了，你们是不是管到底？那个姓黄的眼看着房顶假装没听见。”康奶奶的话中满是牢骚和不满，要在过去，康爷爷一定会制止她。但这次康爷爷却沉默不语，目光无奈地望着远处。

欢庆安慰康爷爷和康奶奶说：“这几年中央对‘三农’越来越重视，出台了好的政策，免除了农业税，还免了孩子们的学杂费，往后，农民的日子会越过越好。”

康爷爷点了点头，表示同意他的观点。他说：“中央是重视，政策也对路，咱们也一直想着找条致富的路子。可要技术没技术，要资金没资金，弄什么能让老少爷们富起来？前些年我和你华爷爷抓养殖，养鸭子。马坡当村委会主任后，说养鸭子容易传播禽流感，让屠宰了。他要搞旅游开发，捣鼓两年也没见多大成效……”

常菁菁知道康爷爷说的是实情，所以没有接话。